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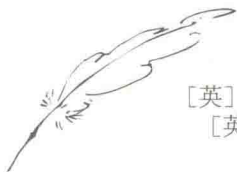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英] 博伊-斯通 (G. R. Boys-Stones)

[英] 豪波德 (J. H. Haubold) ● 编

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Plato and Hesiod

罗道然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Plato and Hesiod

[英] 博伊-斯通 (G. R. Boys-Stones)

[英] 豪波德 (J. H. Haubold) ● 编

罗道然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与赫西俄德/(英)博伊-斯通,(英)豪波德编;罗道然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经典与解释·古典学丛编)

ISBN 978-7-5675-5471-9

I. ①柏… II. ①博… ②豪… ③罗…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347)-哲学思想-研究
②赫西俄德(前700-?) - 诗歌研究 IV. ①B502.232 ②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7833号



古典学丛编

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编者 (英)博伊-斯通,(英)豪波德

译者 罗道然

审读编辑 陈哲泓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璞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5.25

字数 365千字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5471-9/B.1029

定价 6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古典学丛编”出版说明

近百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文教的几乎所有各类学科——之所以说“几乎”,因为我们迄今尚未引进西方现代文教中的古典学。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我们需要引进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我国文教传统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并无“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之分,其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西方文教传统实难比拟。然而,清末废除科举制施行新学之后,我国文教传统被迫面临“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的切割,从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争”。既然西方的现代性已然成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如何对待已然变成“古典”的传统文教经典同样成了我们的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实有必要深入认识在西方现代文教制度中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典学这一与哲学、文学、史学并立的一级学科。

认识西方的古典学为的是应对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现代文教问题:即能否化解、如何化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西方的古典学乃现代文教制度的产物,带有难以抹去的现代学问品质。如果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古典学,就不可唯西方的古典学传统是从,而是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恢复古传文教经典在百年前尚且一以贯之地具有的现实教化作用。深入了解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有问题,有助于懂得前车之鉴:古典学为何自娱于“钻故纸堆”,与

现代问题了不相干。认识西方古典学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必经之途,仍然是研习古传经典,中国的古典学理应是我们已然后现代化了的文教制度的基础——学习古传经典将带给我们的是通透的生活感觉、审慎的政治观念、高贵的伦理态度,永远有当下意义。

本丛编旨在引介西方古典学的基本文献:凡学科建设、古典学史发微乃至具体的古典研究成果,一概统而编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11年元月

Plato and Hesiod, first edition

By G.R Boys-Stones and J.H.Haubold [eds.],

ISBN 9780199236343

Copy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lato and Hesiod,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6-473号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部分 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第一章 牧人、农夫、诗人、智术师(豪波德) / 15

第二章 赫西俄德与柏拉图笔下的哲学史(博伊-斯通) / 43

第三章 柏拉图笔下的赫西俄德：一个后天出现的喜好？(莫斯特) / 73

第四章 柏拉图笔下的赫西俄德：次于荷马的诗人？(山形直子) / 96

第五章 柏拉图笔下的赫西俄德：不仅与柏拉图有关(科宁) / 125

第六章 古典时代雅典的赫西俄德(格拉齐欧西) / 155

第七章 柏拉图笔下的两个赫西俄德(福特) / 184

第二部分 单篇对话研究

第八章 赫西俄德的诱惑(克纳安) / 219

第九章 “赫西俄德笔下的种族与你们公民中的种族”

(范·诺登) / 246

第十章 柏拉图的赫西俄德与宙斯的意愿(卡普拉) / 284

第十一章 被纠正的混乱(彭德尔) / 313

第十二章 赫西俄德的《神谱》与柏拉图的《蒂迈欧》

(赛得利) / 352

第十三章 《蒂迈欧》中的赫西俄德(雷加利) / 368

第十四章 赫西俄德、柏拉图与黄金时代(艾尔·穆尔) / 392

第十五章 头发灰白的新生儿(若维) / 421

参考文献 / 446

导 言^{*}

为何是柏拉图与赫西俄德？

[1]许多现存的研究文献都表明，^①柏拉图与古希腊诗歌传统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他很注意与智术师们(sophists)的教学法中的哲学思想保持距离，而智术师们的这种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诗歌的研究，而且对历代诗歌，他们至少在名义上表示尊崇。不过，另一方面，柏拉图也需要承认并吸收这些诗歌，因为这些诗歌代表了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希腊的理解与研究，同时也为人们是否接受柏拉图本人的创作提供了参照。所以，尽管柏拉图以

* [译者注]本书中所有古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与意大利文的引文及文献皆由译者从原文译出。

① 请参见诸如Andrea W. Nightingale,《对话的体裁——柏拉图与哲学的构建》(*Genres in Dialogue: Plato and the Construct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1995); Susan B. Levin,《再议哲学与诗歌之间的古老争论——柏拉图与希腊文学传统》(*The Ancient Quarre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Revisited: Plato and the Greek Literary Tradition*, Oxford, 2001); Grace M. Ledbetter,《柏拉图之前的诗学——早期希腊诗歌理论中的阐释与权威》(*Poetics before Plato: Interpretation and Authority in Early Greek*, Princeton, 2003); Fabio M. Giuliano,《柏拉图与诗歌——创作理论与实际的接受》(*Platone e la poesia. Teoria della composizione e prassi della ricezione*, Sankt Augustin, 2005)。

叙事诗会损害自己的哲学教诲为由,在《王制》(*Republic*)中公然把荷马驱逐出自己的理想城邦,但是,正如许多柏拉图研究者所指出的,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仍然必须依赖读者对《伊利亚特》(*Iliad*)与《奥德修纪》(*Odyssey*)的知识。

然而,柏拉图所研究并从中吸收养分的诗人并非只有荷马,本书就是要通过研究柏拉图作品中涉及赫西俄德的地方,帮助读者在柏拉图与古希腊诗歌传统的关系上开拓视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赫西俄德身上,并非仅仅由于他是古代希腊的“第二诗人”(而作为“第二诗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第二个需要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因为,尽管荷马在智术师们的教学法中占有主导地位,但赫西俄德却是作为柏拉图教学传统之滥觞中一个更为明显的部分,因而,我们在阅读柏拉图的作品时一定要参考赫西俄德的诗作。所以,举例来说,在柏拉图的《王制》中,尽管由于对众神的描写,赫西俄德与荷马一同受到批评,但是,也正是赫西俄德通过其《神谱》(*Theogony*)为《蒂迈欧》(*Timaeus*)中的宇宙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又或者,他的《劳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影响了柏拉图在《王制》中所表达的有关正义与政治的观点——《劳作与时日》甚至为《王制》中新神话的根基,也就是所谓的“高贵的谎言”(414b7-415a2)提供了重要基础。[2]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柏拉图的诸多对话与赫西俄德的相互关系,不过,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柏拉图哲学中的某些核心思想,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我们去理解,在这些核心思想成型的古风时代与对其发微的希腊化时代之间,人们对赫西俄德的作品接受。

最近一次系统化地检视柏拉图与赫西俄德之间关系的尝试,来自于索尔姆森(Friedrich Solmsen)于196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本书许多篇章的重要参考文献。如果要问一问有什么索尔姆森没有做而今天我们可能会做的、或者他做了但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的事,他的文章本身就能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的信息。首先,索尔姆森写的是一篇综述文章,这就意味着,他的分析所涉及的内容不够全面而且略显仓促;而本书则可以也能够

用更多的篇幅,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被大多数古典学家所忽视的题目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这是很可贵的。另一件索尔姆森做得不够的事——部分是由于他缺少所需要的足够篇幅——是他对这个题目所涉及的背景环境考虑得不够充分。他很少提到古代希腊对赫西俄德作品的接受程度,至于雅典黄金时期对赫西俄德作品的理解则讨论得更少。而柏拉图本人自然注意到了当时人们对赫西俄德的理解,也许最著名的一处就是他笔下的普罗塔戈拉认为赫西俄德是第一位智术师(参见《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316d3-316d9,本书许多篇章都对此处进行了讨论)。柏拉图甚至还暗示了一些当时对“正确”使用赫西俄德作品的方式所进行的辩论,^①例如,当他在《卡尔米德》(Charmides)中,介绍疑问颇多且极为地域化的“作品本身并不应该被责怪”的观点时(163b4-163b5),就是如此。所以,柏拉图很明显地希望我们,在解读他对赫西俄德作品的观点时,要参考当时思想界的背景环境,而这恰好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

不过,本书还有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目标,我们也确实觉得这个目标的意义更为重大。当索尔姆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撰写他的研究文章时,对经典作品的接受(reception)还没有成为古典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姚斯(Hans Robert Jauss)与康斯坦茨学派(Constance School)为该领域奠定基础的著作也还没有问世。^②当我们看到索尔姆森还在试图为柏拉图对赫西俄德的观点套上一个方法论框架时,就能明白现在古典学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索尔姆森在他的文章中开宗明义:

[3]到柏拉图的时代,古希腊人早已明白了生活现实远比赫西

① 请参见本书第六章。

② Hans R. Jauss,《走向接受的审美》(*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imothy Bahti译, Minneapolis, 1982), Wolfgang Iser,《阅读行为——审美反应理论》(*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1978)。

俄德所想象的更为复杂,而他们自己也已经变得足以接受现实。^①

索尔姆森认为,从赫西俄德到柏拉图,时代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希腊人变得更能理解现实世界,而他们是通过对柏拉图哲学的认可来表达这种理解的。从索尔姆森的文章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的这种观点已经不再站得住脚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对赫西俄德的理解已经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②其结果就是,我们明白了,赫西俄德并不比他的后来人更简单。而更重要的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与建立文本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姚斯与伊瑟尔(Wolfgang Iser),福柯(Foucault)与德里达(Derrida)等人已经告诉我们的,人类的思想并不是一定会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一个文本在任何时代的内质、意义与价值主要依靠的是当时读者对它的理解和评价。近来研究经典文本接受的著作也反映了这些观点。^③索尔姆森的文章则仍然植根于“对人类思想的不断探索”这种观点,所以他认为柏拉图要强于赫西俄德,故而没有看

① Friedrich Solmsen,《柏拉图作品中的赫西俄德动机》(“Hesiodic Motifs in Plato”),载于Kurt von Fritz编,《赫西俄德与他的影响》(*Hésiode et son influence*, 即*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 第7期), Geneva, 1962, 第171至211页, 第174页。

② 例如Pietro Pucci,《赫西俄德与诗歌语言》(*Hesiod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Baltimore, 1977); Richard P. Martin,《赫西俄德作品中评价审美的诗学》(“Hesiod's Metanastic Poetics”),载于Ramus, 第21期, 第11至33页; Jenny S. Clay,《赫西俄德的宇宙》(*Hesiod's Cosmos*, Cambridge, 2003), Kathryn Stoddard,《赫西俄德〈神谱〉中的叙事声音》(*The Narrative Voice in the Theogony of Hesiod*, Leiden, 2004)。

③ 参见诸如Charles Martindale,《拯救文本——拉丁诗歌与文本接受的解释学》(*Redeeming the Text: Latin Poetry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Reception*), Cambridge, 1993; Lorna Hardwick,《接受学研究》(*Reception Studies*, [Greece and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第33期), Oxford, 2003; Charles Martindale与Richard L. Thomas编,《古代经典以及对文本接受的运用》(*Classics and the Uses of Reception*, Oxford, 2006); Lorna Hardwick与Christopher Stray编,《古代作品接受学指南》(*A Companion to Classical Receptions*, Oxford, 2008)。

到赫西俄德能真正吸引柏拉图的许多地方。^①对于他的这种观点，亟待我们的重新检视。

最近的许多研究叙事诗接受的作品警告我们，^②不要假设柏拉图是通过其书架上“古代文学”一栏中的一部抄写齐整的手抄本接触赫西俄德的(虽然斯内尔[Snell]与索尔姆森是这样认为的):在雅典黄金时代，赫西俄德的作品是一张交织了注解、受众期待与阅读实践的复杂网络;而在当时，对于究竟哪些作品真正属于赫西俄德，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论;此外，到柏拉图写作的时期，许多署名赫西俄德的篇章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再加工，而其中一些再加工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所以，例如柏拉图在《王制》中对正义的讨论，尽管很明显是将赫西俄德作为主要的参考对象，但我们也不能排除梭伦(Solon)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影响，只不过，智术师们对赫西俄德作品的解读[4]仍然是另一个重要的滤光镜。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至公元前四世纪，在普通公众之中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成熟完善的阅读传统。在一些雅典演讲家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他们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偶尔会征引赫西俄德还有其他诗人的作品，因为这表现出当时的公众可能为一篇诗作或其中的某个段落赋予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在当时产生出这种意义的语境。

对于今后的研究而言，这是一处丰饶的宝藏，许多相关材料仍然需要发掘，尤其是经典诗歌手抄本上的注疏。而在这里，更重要

① 参见Bruno Snell,《心灵的探索——欧洲思想在希腊的起源》(*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The Greek Origins of European Thought*), Thomas G. Rosenmeyer译, Oxford, 1953。

② Gregory Nagy,《品达作品中的荷马——抒情诗歌中保留的叙事诗过往》(*Pindar's Homer: The Lyric Possession of an Epic Past*), Baltimore, 1990; Barbara Graziosi,《发明荷马——对叙事诗的早期接受》(*Inventing Homer: The Early Reception of Epic*), Cambridge, 2002; Andrew L. Ford,《评论的诞生——古典希腊的文学文化与诗歌理论》(*The Origins of Criticism: Literary Culture and Poetic Theory in Classical Greece*), Princeton, 2002。

的则是,我们应该明白,在公元前四世纪,阅读赫西俄德是一件十分复杂甚至困难的事情。从这一点说来,我们更加应该——甚至更加急需——询问一些有关柏拉图与赫西俄德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赫西俄德究竟是谁?柏拉图如何在自己的思想中定位赫西俄德?柏拉图都在哪些地方援引了赫西俄德?他为何援引赫西俄德?柏拉图是否用不同的方式分别处理不同的赫西俄德作品?他是否在不同的对话中对赫西俄德抱有不同的态度?而这些问题就形成了本书的主干:本书的第一部分将用较为直接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它对柏拉图与赫西俄德的关系以概论为主,但也会涉及第二部分对柏拉图不同对话的个别研究。

全书概述

文本接受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而是由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设想并积极塑造的。因此,本书第一部分开头的两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对赫西俄德本人与柏拉图所设想的对赫西俄德作品的接受。豪波德(Johannes H. Haubold)认为,赫西俄德是通过一种记述详尽的自传式叙事,来塑造自己作品的接受史,并以此引领他的读者们,从《神谱》中受到缪斯女神们启示的诗歌,到《劳作与时日》中聚焦于人类世界的诗歌,而后者则需要结合个人思考与个人经验才能理解。豪波德认为,这种智识上的进程,既形成了经典时代的雅典对赫西俄德作品的接受,可能也在[5]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思想界更广泛的发展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博伊-斯通(George Boys-Stones)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主要探究在柏拉图对思想发展史的理解中,赫西俄德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而这个答案就在赫西俄德对不和女神厄里斯(Ἔρις)的颂扬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柏拉图认为,赫西俄德是许多